

背后那束光

◇ 吴学清

每逢工作懈怠或遇到困难时，我都会想到深夜背后的那束灯光。

那束灯光里有信任，懈怠的念头刚起，就瞬时给打消了。

那束灯光里有鼓励，不管面前横巨的是什么困难，总是让我不要轻易言弃。

四年前的一个冬天，我和全市200多名市派驻村第一书记一起，背起行囊，就像点点星火一样播撒到全市市边边角角的200多个贫困村。

我们这批驻村第一书记入村的一项重要任务，就是在之前数年脱贫攻坚的基础上，协助村“两委”以绣花功夫做好精准扶贫，既要重基础设施提升等“面子”，更要重贫困人口增收等“里子”，最终以扎实的脱贫攻坚成效，迎接两年后的脱贫验收“省考”以及“国考”。

我所驻的贫困村，地处浅山区，是一个省级深度贫困村，所辖的4个自然村零零星星地散布在46平方公里的地域内。全村土地贫瘠，小麦平均亩产不足700斤，271户人家中有129户是贫困户。

位置偏远、山区村、贫困人口多……按照上级部门给的条件画像，该村非常具有“样本”意义，在脱贫验收“大考”中被抽中的概率极高。脱贫攻坚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任务且无先例可循，届时村里交出的“答卷”及格不及格，对此许多人表示都很忐忑。

村党支部书记老刘年逾六旬，虽然个子不高，但说话办事间都透露着一股子精明劲儿。正是靠着智慧和正直，在村中属于小门小户的老刘游走在村内的几大家族中，化解着各类矛盾和纠纷，同时为村里争来了诸如生产路全部硬化等不少利益，在村里当了近20年的当家人。

对刚入村的我，老刘起初是持怀疑心理的，时不时会给我出些“小难题”。今日让我和他一起去乡里找乡长要些钱；明日给我说村里某某或要“生事”了，“吴书记，你看咋办”……以考验我的能力。

由于缺乏基层工作经历，且对发生在基层的一些事也时有耳闻，我对此次驻村也是惴惴的，在工作上总是抱着一种如履薄冰的心态，生怕工作上出现闪失影响了当地政府的工作、辜负了本单位的信任。

驻村期间，我坚持每周五天四夜吃住，工作繁忙时六天五夜在村、特别繁忙时七天七夜在村。白天入户走访了解核查贫困户家庭情况、谋划村集体经济增长项目；晚上加班加点处理档案、表格信息。百日攻坚的时候，我连续3个多月没有休息，为不耽误第二天的工作，常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乃至次日凌晨。有一次，由于工作量太大，凌晨才躺床上的我一直睡不安稳，

凌晨两点从床上起来，赶至村室一直工作到破晓，直至工作全部完成心才放下……有村民戏言，“每当在睡梦中被路边的狗叫声惊醒，就知道是吴书记下班了”。

慢慢地，我在老刘心目中变成了“活不干完就不吃饭”的吴书记。不论是当面还是背后，但凡和领导在一起，只要谈及我老刘总也忘不了要说这句话。

由于互补作用发挥得好，我和老刘以及村“两委”成员之间的关系处得就很好，工作起来也就越来越顺手，先后为村里协调资金近百万元，修桥梁、铺彩砖、建游园、搞绿化……对人居环境进行提档升级改造，村容村貌焕然一新；新建210平方米的仓库为村集体经济标准化厂房作配套，增强村集体经济后劲；引导农户种植1700余亩优质小麦、促成优质花椒苗引种上山，增加贫困户收入……与此同时，组织社会力量对村里进行帮扶，邀请企业家来村考察，为村捐资6万余元、捐物价值1万余元；邀请市林业局专家来村送技术，在田间地头开展果树修剪培训；邀请市戏曲研究中心曲剧院来村演出15场大戏，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……村里的各项工作，尤其是脱贫攻坚工作稳居全乡第一方阵，在贫困县退出省第三方评估检查中代表

全县迎检，成绩优异。

向来爱以“不怕上台作表态发言”而自嘲的老刘，不仅再也没有上台作过表态发言，慢慢地淡忘了这句口头禅，还变得主动和我一起加班了。

山村的夜，纯净得像一块墨玉，一点点光亮都可以穿透很远很远。老刘拿着手电，光柱打在前方，脚下的道路看得是那样的清晰。

深夜，我和老刘就常常这样一前一后，走在从村室返回住处的村道上。

在村里，我和老刘住隔壁。每每走到老刘家门口，我都执意不让老刘向前再送。即便反复相劝，老刘兀自不听仍坚持站在自家门口用手电在背后给我照路，直到看见我打开大门走进院子方才转身。

经过艰苦攻坚，在各级党委、政府的支持下，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其中，村民饮水不安全、村民就医不方便、村民出行两脚泥、村民健身无场所、干部办公无地点等5项历史被改写；林果规模种植、集体经济发展等两个领域实现“零”的突破。

在驻村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，我历经了很多很多难忘的事儿，其中尤其以老支书深夜用手电筒给我照路这件事印象最深。

背后的那束光，承载有太多太多的含义。

怀念我的祖母

◇ 张俊杰

门前的桐花儿开了又落，落了又开，祖母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七年了。

祖母，一想起您，我就泪眼婆娑。只有怀念，深深地感恩一起走过的从前，有您的时候，阴雨天也阳光明媚。您的笑容、慈爱与宽和，是我们全家人的财富，而失去您，是我这一生永远无法弥补的痛。

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一，是您的忌日，家人们都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，以各种方式表达对您的哀思。

七年前您溘然长逝。我一向无忧无虑的母亲呼天抢地，悲痛欲绝。此后再也听不见您温馨的叮咛，看不见您亲切的身影，我们的天塌了……

您不仅是一位仁慈的长者，更是一家人的人生向导；您虽然身体瘦弱，却是我们坚强的依靠。您总是叮嘱家人和睦相处，互相关心爱护。所有的不开心到您那里都会变成愉快，您眼里都是各种好，一切都是欢乐的样子，没有黑暗，没有忧伤。我亲爱的祖母，您是怎样把生活的苦当成甘甜，把阴霾的日子化为晴空万里。您慈祥的目光里，到底蕴含了多少温柔的坚强啊……

我相信，您一直都在。在日常的生活中，在记忆里，在我们不经意间流下的泪光中，在默默的祝愿里，您必将永生。我时常回想起您的音容笑貌，那些生活的点点滴滴。警醒自己要化悲痛为力量，化哀思为坚守，用心做好每一件事，努力工作，以真诚的奉献来告慰您的在天之灵。

您是童养媳，十五岁因还债而婚配，二十五岁丈夫早亡。家徒四壁，孤苦伶仃，含辛茹苦养育了父亲兄弟二人，悉心照料孙辈和他们的儿女，拒绝了亲友关于让您改嫁的各种说辞，扶老携幼，走过了九十年的漫漫人生路。

祖母，您对亲人、对周围的人甚至对陌生人的美好情感，对劳动、对生活的无限热爱，对良好家风的传承、对教育的重视，在同辈人中是极其少见的，所以父亲



能在极其困苦的家境里读书，得以在县医院工作、生活。大食堂年代，您是社里的炊事员。几个饭量大的村民几乎饿死，您常常暗地里怀揣粗饼给他们吃，他们终于活了下来。后来，他们的子孙们常常问起这些往事，您只是笑了笑，从来不说。您的品德在大家心中的分量非常重，孙辈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踏实工作，正直做人，善待他人，健康向上。您放心，我们会像您在世时一样，团结互助，克服困难，传承优良朴素的家风。踏实做人，本分做事，传递真善美的正能量，特别是在这几年疫情防控工作中，我们家的六名医护人员都向险逆行、奋战在抗疫一线，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您常说，人这辈子最重要的是善良，能成为一家人是上辈子修来的福。上世纪90年代，您离开乡村跟着父亲在县医院的家属院生活，邻居家的碗筷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您洗得干干净净，您悉心看护着他们的子女，如同看护自家的孩子，邻居们也把您当作自家的亲人。

小时候我爱哭，您总是一手抱着我，一手拿着小竹竿，敲着各种锅碗瓢盆，哄我，于是我止住哭，乐呵呵地笑。您无心的演奏，宛如天籁之音，俘获了我最初的听觉。后来我长大了，投笔从戎，来到绿色的军营，送我踏上军列的那一刻，您是那么不舍……再后来我脱下军装回到家乡，繁忙的工作使得去看您的时间也越来越少，不能陪伴在您的身边。现在我调到县城工作，有了空闲的时候，您却不在人世。

“雨滴那么急/大地会不会疼/祖母那么安详/长眠不醒/准会和她谈心/会谈些什么”我在诗歌里为祖母祝愿。

曾经的美好，留存在我的心里。祖母，您看，您看，在春风里，当年您种下的泡桐，已枝繁叶茂……

老娘土 故乡情

◇ 文英满

窗外阳光明媚，微风轻拂，鸟声呢喃。我把目光投向远处的几排海棠树，那是半月前才栽下的，看它们富有生机，甚感欣慰。有几棵还倔强地绽放出点点火红的海棠花，在阳光下颌首微笑。

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十多天前园林工人把这些海棠树拉来时，小树也不过鸡蛋般粗细，根部带着一大团土，用草绳紧紧缠绕。工人们把草绳轻轻去掉，小心翼翼地放进先挖好的树坑里，浇上水，就这样它们算是被移植过来了。天气热了好多，我不知道它们来自哪里，可我疑惑着这些可爱的海棠能否在这里活下来，没想到小精灵们居然开花了。这就是老娘土的护根作用吧！爸爸曾经告诉我，不管是在移栽花草、果蔬，还是各种小树，要带上老娘土。老娘土有护根的作用，培育出来的苗儿，是在老娘土里生根发芽的，它们习惯了老娘土的温和，当他们移栽到新地方，需要老娘土呵护一段时间才能生新的根，才能成活下来。

站着，看着，偶有几只蝴蝶在海棠树上飞舞着。眼前出现了一片林子，阳春来临，枝繁叶茂，白的红的海棠花簇拥着，蜂鸣蝶舞。金秋时节，满树挂着海棠果，同学们在树下纳凉读书。父母送我来学校时的嘱托在耳边萦绕：你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，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，脚踏实地，不忘初心，早



日学成为国为家出力。

是啊，我们这群来自祖国各地的孩子不就是那一棵棵移植的幼苗吗？带着家乡的希望和父母的教诲在求学的路上接受阳光和雨露的滋润。学校提供了一个舒适安静的学习环境，我们就在这里专心求学，以书为伴，以笔为友。回想当年，淳朴的家乡人挥洒汗水，在贫瘠的土地上辛勤耕耘，如今家乡已是街道宽阔干净，楼房错落有致，出行方便的新农村。辛勤的老师们披星戴月、数十年如一日培育一代又一代学子成才。十年苦读，我成为众多学子中的幸运儿，我决不能让家乡失望，珍惜当下奋发向上，朝着理想的方向阔步前行。把亲人厚望深埋心底，将对故土的依恋化作缕缕乡愁，把老师的教导当作前进的动力，不断提升综合能力，从这里带走更多的营养更全的老娘土。他日完成学业时，我们便会倾尽所学投入工作。无论是凤落梧桐，还是乌鸦反哺，那都将是义无反顾。届时我们会扛起责任，在老娘土的呵护下茁壮成长，带着家乡的诚挚和淳朴，带着学校的温暖和知识在新的环境里扎根开花。

我与平报的故事

相逢是首歌

◇ 张仁义

近日利用休假之机，搬了新家。新房里配的是“全全新”，说是搬家，其实就是挑个好日子入宅。搬家当天，我和爱人从老房子那边只带走了两样东西。

爱人的挎包不能不掂，入新宅时随手摸出来几张“财源滚滚”，虽俗气了点，但图个寓意。而我，虽说抱的只是一个旧纸箱，里面盛放的却是我的心爱——近年来在各级媒体上发表作品的样报样刊，其中留存最多的当属《平顶山日报》。

有些相逢，如春日暖阳，如喜出望外之时开的花，如风雨洗礼之后的那道虹。今年是《平顶山日报》复刊40周年，回想起我与《平顶山日报》的相逢，那是一首歌，一首愈唱愈精彩、愈唱愈恢宏的甜蜜之歌。2004年底从部队退役后，我在鲁山一家大型企业工作十余年，其间长期负责办公室工作，每年报刊订订大多经我办理，那时智能手机还未普及，报纸是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

渠道。公司领导重视宣传，要求机关各部门、车间各班组每年至少要保证职工看上一份报纸。意见很快征集上来，有的选《平顶山日报》，有的选《平顶山晚报》。大家之所以这么选，权威性、政策性自不必说，重要的是这两张报纸讲述的都是咱鹰城故事，记录的是这片土地上的昨天、今天和明天，“县区频道”报道的更是发生在身边的大事小情，亲民无距离，读者看得懂。茶余饭后，公司阅报栏里新近出版的散发着墨香的《平顶山日报》总能吸引大家驻足。

2006年7月1日，公司党支部升格为党委，成了鲁山县非公有制领域第一家成立党委的企业。第二天，我撰写的《鲁山县第一家非公企业党委在汇源铝业成立》的消息便登上了《平顶山日报》。这篇消息虽说只有区区百十来字，但那是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《平顶山日报》上，让我一阵兴奋。那时《平顶山日报》驻鲁山记

者站站是段孝和，我俩老家都是鲁山西北片，算是半个老乡，我没少从段站长那里学艺，自然也成了单位的宣传骨干。

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，我一直没有放弃对文学的执着与热爱，对《平顶山日报》每周二出版的《落鳧》副刊关注最多。《落鳧》副刊推出的每篇作品，我几乎都有拜读，原副刊主编、著名作曲家刘敏对我的写作更是给予了大力指导。在这片百草园里，我不仅能经常读到熟悉的作家的佳作，而且能读到神交已久的文友的文字，可以说《落鳧》副刊是我文学之路上的良师益友。

《平顶山日报》推出的人物纪实我也特别爱看，对其中几篇印象很是深刻，记者写作功底扎实、塑造人物形象丰满是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故事中的主人公是我的好友，她们的事迹我很熟悉，只是自己笔力不济写不出而已。记者的文字，能让读者引起共鸣是本事，能引起对故事中主人公熟

悉的人的共鸣那是成功，人物报道讲究客观真实，主人公是人而不是神，不能刻意拔高，这一点《平顶山日报》做得非常不错。

6月20日，郑渝高铁全线通车。类似这样的大事要闻《平顶山日报》《平顶山晚报》岂能缺席。果然，次日出版的报纸，内容全是“坐上高铁去重庆”，报社记者跟随首发列车深入山城，用汗水写就了《千里山城一日还》《穿越大江与大山，一路风光奔西南》。记者激情澎湃的体验文字让作为读者的我有了说走就走的冲动，我给上高三的女儿说，等你明年高考完，咱们全家也坐上高铁奔西南，这是《平顶山日报》给予我的力量和目标。

搬到新家后，那个破纸箱已经“光荣退休”，我的另一个目标是未来我的书柜里摆上越来越多的《平顶山日报》。一纸风行40载，踔厉奋发再启航。作为《平顶山日报》的读者和作者，衷心祝愿报纸越办越好。

难忘的第一次

◇ 许凌云

人生中有无数个第一次，但并不是每个第一次都有价值和值得怀念的。在平顶山日报社工作的17年，我却有许多第一次值得怀念。

第一次上班波折

我从小志向是要当一名作家。所以，上大学时报考的是郑州大学中文系，毕业选择职业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平顶山日报社。我认为，在报社当记者可以更加广泛地接触各种人，了解各种事，从而积累大量的素材，对于当作家创作有很大的益处。

1986年7月一天，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市人事局（今市人社局）干部科拿介绍信提档案时，却被告之档案已经被平顶山师专（现平顶山学院）提走了，而且已经给我分好了讲课的课程，是古代文学。我当时心里慌乱得不行，虽然在大学当教师也不错，可我心志不在此啊！只好想办法又把档案从师专拿了回来，这才到了报社报到，被分到工交科当记者，从此开始了17年的报社职业生涯。

后来，与平顶山学院的教授们接触多了，还不时想起：如果当时我从命运的安排，现在是不是也成了一名站在讲台上的教授？是一个保守的学者，还是一个创新型的学者？

第一次在总编室相亲

我遇到的领导和老师都是工作

上给我指导生活上给予帮助的好领导好老师。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，人们心思单纯，工作认真，待人真诚。我的婚姻就是在领导的直接牵线下组成的。

1988年夏天的一个上午，我正在3楼办公室写稿子。突然，刘俊杰科长打电话叫我到二楼杨建恩总编辑的办公室。我以为是在工作上的事，谁知道一进杨总编办公室，却见办公室里坐着一个微胖的中年妇女和一个清瘦美丽的女孩子。杨总编微笑着向我介绍说是以前一矿工作时的同事和邻居，中年妇女很认真地打量着我，并不断地问我一些问题。我有些局促和害羞，明白了她这是带女儿来相亲的。

在与中年妇女对话的间隙，我偷偷打量女孩子，发现她像是在看我又不像是在看我，她一直没有说话。她很清瘦，眉毛细长，眼睛大而亮，皮肤白皙。半年之后，她——刘向真就成了我的爱人。爱人是那时对妻子的称呼。中年妇女自然变成了我的岳母大人。1989元旦我们结婚时，婚车还是同事刘平茂帮我找的一辆当时还很少见的红色桑塔纳。

第一次被威胁

我认为，弘扬正气伸张正义、鞭挞社会丑恶，是一个新闻记者的重要职责。因此，我也常常采写一些舆论监督的稿件，以便引起有关部门的重

视并加以解决。

大概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夏天，有朋友反映一个老头儿在路口违规自建了一个铁皮房子卖东西。这里临近第一人民医院，又是居民区，道路狭窄坎坷，行人很多。铁皮房子紧挨道路，铁皮房子的主人对他买东西却在门前缓慢经过的老人、残疾人经常恶语相向甚至动手推搡。我到现场观察了半天，并采访了附近商户，得知大家对他的行为非常厌恶，但惧于他是坐地户，又很凶，都是敢怒不敢言。于是，我写了一篇不长的文章《铁皮房子里的霸道主人》，被刊发在头版。这篇文章引发了很大的社会反响，工商、城建部门很快速解决，周围居民拍手称快。

几天后的一个午后，我正在宿舍看书，被那个铁皮房子的主人寻到，他坐在我对面，把腿上的一个大伤痕指给我看，说：“这是我年轻时打架落下的。我已经老了，你才二十几岁，你要考虑你的前途。你那篇文章把我害苦了，你要负责！”我当时年轻气盛，也针对地说：“文章中要是有假，我负责；没有假，我不需负责。”他临走时放下一句狠话：“你等着！”说实话，那段时间我还真是担心有人来砸我黑砖，走在路上都很小心。但最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这件事也让我相信，正义本身是强大的，正气能够压倒邪气。

第一次当主编

1999年的7月，因为任广告部主任时间已经有4年多，加上其他的因素，产生了疲劳和厌倦。我找到贾社长，提出要调换工作岗位，贾社长不同意，我就连续几次找他。最后，贾社长实在被我磨得没办法，让我组建个经济周刊。当时从中央大报到地方小报都在办周刊专刊，都在为报纸的未来布局。

贾社长给我的任务是，采编合一，独立成报，为报社多思路办报探索新路，同时诞生的还有《教育周刊》《法制周刊》。我很感谢贾社长的关照，给我配备了当时报社最年轻、学历最高的几位同仁。作为《经济周刊》的主编，给大家灌输的观念就是：虽然这是一周一张的报纸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她当成一个完整和独立的报纸来办。我们每期都要集思广益，策划主题报道，紧贴市情、国情，抓住市场热点，组织话题讨论，而且在版面布局上大胆创新，大标题、大图片、通栏、通版，突破传统格局——面貌一新的《经济周刊》，重头稿件层出不穷，得到读者的肯定和赞扬。

2000年底，我把几位同仁发表过的重要稿件汇集分类成册，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《不懈的探索——经济新闻理论与实践》一书，成为我们在办报探索中的一个成果。至今我还十分感谢几位同仁的协助，让我在新闻生涯中达到了一个高峰。